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部分村庄的调查*

苑 鹏 刘同山

[摘要]新型集体经济是指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以成员自愿为原则,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联合或资本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组织形态。新型集体经济主要有产业发展型、为农服务型、资产租赁型、资源开发型等几种发展路径,其实现形式包括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成员股份合作制、联合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等。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尊重农民意愿、遵循市场逻辑等原则的前提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尽快制定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条例,完善成员股权退出进入机制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关键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10-0023-06

一、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背景

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起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了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新探索。针对农户承包是否是制度倒退的争论,1980年,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1](p.315)}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p.35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农民采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形式兴办经济实体,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积极扶持,正确引导,逐步完善。以农民的劳动联合和农民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更应鼓励发展。”^{[3](p.6)}这次全会赋予集体经济新的内涵,不仅强调集体经济本质上是由自然人个体联合的成员组织,而且强调成员之间的合作兼具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双重属性。其实质是还集体经济作为私有产权下劳动者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自由联合体的本来面目。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4](p.3)}这一重要决定不仅打破了一讲统一经营就只有传统集体经济的僵化观念,赋予了集体统一经营更为丰富的内涵,指出它是建立在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农户之间联合与合作的“统一经营”,同时也强调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应当是增强对成员的服务功能。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 本文系刘同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及其实现机制研究”[16AJY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同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农业经济管理学博士。

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5](p.2)}这一论述跳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禁锢，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提出了开放性、包容性、互利共赢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观，力求促进集体经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并谋求不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与联合，拓展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

二、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指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以成员自愿合作与联合为原则，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联合或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组织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6](p.9)}因此，广义上讲，集体经济是各种形式合作经济的统称，是“若干分散的个体通过联合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组织形态，可以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组织方式，也可以是在产权清晰基础上的组织方式，即劳动者个人以资产入股形成的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形式”。^{[7](p.4)}狭义上看，集体经济是传统的、只承认劳动者劳动联合而否认劳动者资本联合和个人产权的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社区性公有制经济。

新形势下发展集体经济应从我国宪法规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出发，强化不同资源要素的联合与合作，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过度意识形态化，一味追求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实际上，集体经济不等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组织形态。而且，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同时期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各不相同。可以预言，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建立在产权清晰基础上的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制都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从发展路径看，新型集体经济有两大类型：

一是源自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造。一般而言，它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以农村社区为载体，通过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摸清集体资产数量、明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边界，在此基础上发展社区股份合作，实现成员所有者主体的利益最优化，以及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二是遵循市场原则，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自愿合作、美美与共”的理念，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外部资源要素入股参与为辅”并以入股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一种经济实现形式。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新”是相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集体经济的“旧制度安排”而言。与旧的集体经济相比，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所有权关系的明晰化。即集体财产是在明晰集体产权、成员界定并折股量化到每个成员（包括自然人和组织）的基础上，由成员各自独立出资联合起来而形成的，它承认和保护每个成员的所有者权益，并且强调集体财产的成员联合所有。二是所有者成员主体的清晰化。新型集体经济，是各自独立的成员的自愿合作与联合，成员身份是清晰界定的，成员根据组织章程加入或退出。集体经济的股权可以成员内部转让甚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市场交易，实现（部分）股权的流转。三是组织治理的民主化。新型集体经济的治理，是体现全体所有者成员共同意志的民主决策机制，成员的权利与责任对等。四是分配制度的灵活化。新型集体经济的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股份分配相结合的灵活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各种资源要素的积极性。五是组织机构的去行政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只能通过政策间接影响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再直接干预其生产运营。

三、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实现形式

（一）发展路径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以资源、资产、资金为纽带，主要创新出了以下四种发展路径：

一是产业发展型。产业发展型集体经济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足自身优势和资源禀

赋,通过发展某一种或几种产业实现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的升值保值和集体组织成员的增收致富的模式。产业发展型集体经济又可以分为只有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和全体成员参与两类。

河南济源市花石村是集体资产股权改革之后,一部分集体成员再次抱团发展、共同致富的一个样本。2015年8月份完成集体股改之后,花石村以村干部带头、村民自愿入股、收益按股分红的方式筹资220万元,组建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建设“南山森林公园滑雪场”。其中,村支书占股60%,其他村民每户可以投资1—3万元,最终38户农民选择入股。由于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好,且选择的项目合适,2015年有一个月的经营收入达115万。2016年4月股份经济合作社决定筹建“水上乐园”,看到滑雪场项目赚钱的村民纷纷要求入股,最终全村有97户农户成为第二个项目的出资股东。至2016年7月,水上乐园已经建成并营业,日均营业收入达2万元。^①这种模式既注重发挥资本的积极性,也强调成员合作,并且允许农户股权转让。

辽宁凤城市大梨树村是以“统”为主(村集体统一经营、村干部具体管理),通过生态农业、健康休闲产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因“敢说话、说真话”而广受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毛丰美,生前是大梨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改革开放以来,大梨树村在毛丰美的带领下,通过从事商贸、旅店(宾馆)等完成了资金积累。1997年以来,村里审时度势,将经营重心转向村庄景观开发和土地资源生态化利用。至2010年,大梨树村不仅建成了万亩果园、万亩五味子中药材基地,还新建了一处占地500亩的“药王谷”建筑群和集生产观光于一体的5万平方米“干”字文化广场。^②春季赏花、秋季摘果,大梨树村的游客逐年增加。2012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大梨树村接待游客3.7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75.19万元。至2014年,大梨树村集体总资产为4.1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0300元。

二是为农服务型。对于大部分农区而言,受限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资金积累,想通过某一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随着农村耕地价值的不断增加,一些村集

体开始借助土地所有者、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者推动土地连片出租获得收益。与产业发展型相比,为农服务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组织不参与生产和经营。

江苏太仓市荡茜村于2008年3月集中农户自愿流转的农地,以一亩土地为一股,同股同利,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179户农民提交了入社申请,入股土地面积为1105.5亩,占确权面积的77.8%。合作社的土地出租收益,按“保底收益+二次分红”的方式在土地股份间进行分配。2008年,合作社共获租金76.94万元,保底收益分配55.25万元,每亩500元;年终二次分红9.85万元,每亩89.1元;平均每亩地合计收入589.1元。村集体每亩约可以获得107元的收益,1105.05亩总计11.8万元,约占15%。值得一提的是,细碎的土地连片后,可以消除田埂,从而增加10—15%的可耕种面积。2010年,招标收益增加,二次分红增加至每亩200元,每亩地合计收入达700元。

河北栾城县柳林屯村是通过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服务获得集体收益的代表村庄。村集体的主要作用及参与收益如下:首先,与从事蔬菜大棚生产的土地流入方议定每亩土地租金为当年800斤小麦+800斤玉米(折价),为流入方提供500亩连片土地,租期为2011—2028年;其次,与有关农户商议土地流转事宜,对不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的土地,在村内调换;再次,村集体每亩地每年收取200元的流转费用,共计10万元,其余部分为承包农户按地块面积平均分配;最后,村集体利用集体收益,为村民提供修路、扶贫等公共服务。虽然村集体促成了土地连片流转,并在保障合同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该村集体每亩收取的200元的费用,有截留土地流转收益之嫌。

通过提供为农服务,上述两个村庄不仅提高了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程度,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还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强化了村委会在农村事务中的作用。

三是资产租赁型。资产租赁型集体经济,是指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建设、购置等方式取得实物资产,进而将其出租以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种集体经济发展

^①案例材料为笔者实地调研获得,本文以下引用的案例如不说明均为笔者的实地调查所得。

^②大梨树村人决定把毛泽东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和邓小平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落到实处,修建了“干”字文化广场。

类型,一般出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郊或工业集聚地区,是城郊农村被动或主动融入城市时的一种资产配置选择。

北程庄村是北京大兴新城的城中村,全村共有560亩地、集体成员266人。2008年,北程庄的土地被国家征收,除安置住房外,村里还获得7000万元征地拆迁补偿款。为了保留集体经济,避免农民拿到拆迁款后挥霍或染上赌博等恶习,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帮助下,该村没有把征地拆迁补偿款分发到户,而是拿出4000万元,在清城商业街购置了1700多平米的门店用来出租,获得的租金在扣除集体开支后,全部按股分配给成员。2010年成员股东每人获得约1万元的租金分红,2014年增加至2.08万元。其他3000万元资金,则在政府的帮助下,以7%的年化收益率定投至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同样按股分配。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鼓励多村联合在中心镇区、工业功能区等区位条件较好、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方组团建设物业项目。全区44个集体经济欠发达村经济合作社注册成立中小企业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抱团建设标准厂房。2015年底,由集体经济联合投资的一期厂房已整体出租,年租金收入410万,村均增收近10万元。江苏常熟市勤丰村,联合其他8个村,共同投资6432万元,购买了4万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对外出租,年租金高达650万元。这些建厂、购厂而后出租的行为,有效地利用了集体成员的闲散资金,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

四是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是指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促进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将原本低效率利用甚至闲置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资金和生态环境等资源进行整合,或者交由其他主体投资开发,进而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发展型集体经济主要由集体经济组织牵头不同,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一般是采取收取定额租金或村集体资源资产入股的方式,将资源、资产交由集体经济组织外的其他主体承包经营。由于农户要求保底收益,不愿承担资源开发后的经营风险,因此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的利益联结不如产业型发展模式紧密。

山东东平县南堂子村位于东平湖畔、昆山脚下,山清水秀,但集体经济落后,村集体长期

负债。2008年成为《新水浒传》取景地后,为了整体开发利用村里的土地和生态环境,南堂子村建立了股份合作社,并设计出兼顾土地、成员身份和企业家才能的收益分配机制。其主要措施为:一是确定土地股。以2013年7月1日为始点,将全村土地按人口分为1453股,一人一股。土地股生不增、死不减,每股每年可从合作社获得1000元的保底收益。二是增设户口股。户口在本村者可以获得合作社股份。户口股随人口变动而变化,并按股参与合作社盈余分配。三是制定“阶梯式奖励”标准:合作社盈余超过当年计划0—5万元、5—10万元、10—20万元和20万元以上部分,管理人员分别提取超额收益的30%、40%、50%和60%。该村人均0.2亩的山坡地通过股份合作社整合后开展生态观光、采摘业务,得以统一、高效利用。至2014年底,借助股份合作社,村集体增收20万元,受益农民达4000多人。^①

(二)实现形式

对比不同发展类型可以发现,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实现形式。

1.村集体统一经营

大梨树村是在能人带动下,保留传统集体所有制、不将资源资产量化到人(户)而实现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典型。这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具有一些优点,比如可以更好地统一规划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经营收益主要留存在集体组织成员内部,有利于共同富裕。不过,这种发展模式传统色彩浓厚,产权比较模糊,而且其成功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愿意为村里奉献的能人和较好的集体经济基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97年之前毛丰美及其他村干部的无私付出,大梨树村积累不起来大量的集体资产资金,其后转型发展能否成功,将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像毛丰美这样有能力且愿意放弃个人利益带领集体致富的领路人可遇不可求。实际上,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案件时有发生。如何防止因村干部贪腐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是集体资产股权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此外,绝大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基础较差。因此,能人带动、村集体统一经营的共同致富模式,恐难以成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主流。

2.土地股份合作制

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土地股份合作是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整体利

^①除资源开发特征外,南堂子村成立了全体村民参与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了土地规模化流转,也具有为农服务特征。

用的最主要形式。江苏太仓市荡茜村直接以土地入股,并按股份比例分配土地流转收益,是最明显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花石村建设游乐场和南堂子村打造生态旅游、采摘,也都是以村民的土地股份合作为基础。它们的经验表明,以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将农民承包的土地份额固化下来,有利于新型集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绝大部分传统农区而言,通过土地入股、农户入社,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解决土地细碎化和产出能力低下等问题。

3. 成员股份合作制

根据其趋势是“统”还是“分”,股份合作制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于不可分割的集体资产,在清产核资后将股权量化至成员,但仍要求集体统一经营。北程庄村是其代表。由于不允许成员股份转让和退出,这种方式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的产物,随着股权权能改革的推进,其趋势是“分”。调查中,北程庄绝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想把门店出售变现,然后把资金分发给成员。只是迫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得“分光吃净”的行政压力,暂时未能实现。二是部分农民为了开展产业化经营、抱团闯市场,自愿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投资购置资产,是“分”基础上的再联合。河南济源花石村部分村民在村内投资兴建的两个项目,就采取了村民自愿入股的形式。由于花石村没有集体经营性资产,且已经按面积将土地流转收益固化下来,量化到人股权改革十分彻底。其经验表明,将集体资源资产“分光吃净”,反而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从1/5农户参与第一个项目,到过半农户积极参与第二个项目,其表现出的趋势是“统”。当然,这种“统”不是涵盖所有村民的统,而是部分村民的自愿合作。

这两种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迥异的成员股份合作制,让我们思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追求集体经济的数量,还是追求发展质量和带动成员增收情况。如果是后者,那么放弃一些没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集体经济,也许更有助于释放集体经济活力、展现其优越性。

4. 联合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

绝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力十分有限,甚至长期负债,因此,为了达到最小的投资规模,一些集体经济开始突破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边界、寻求跨集体的合作与联合,最终形成了“集体经济+其他”的混合所有制。具体来看,混合所有制有两种形成方式:一是打破传统地

域和行政边界,采取股份制形式,形成跨区域的集体经济联合体。比如北京大兴区黄村镇8个较富裕的村,带动10个经济落后村,采取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2380万元,入股参与印刷包装基地厂房建设,年收益达800万元。二是跨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将合作伙伴延伸至公司等非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成“集体经济+非集体经济”的混合所有制。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后一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也不断增加。前文提到的鲁家村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

四、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建议

(一) 基本原则

新形势下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1.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集体所有”。中国农业持续30多年稳定增长的事实表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内部公共服务和村民自治等方面具有优势,还保证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并为新农村和城乡发展规划、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等提供了制度基础。正因如此,2016年4月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8]

2. 尊重农民意愿。“大一统”的集体经济曾经给农业农民带来严重灾难。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选择,是当前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普遍共识。农民共同决定合作方式、共同设计监督和激励机制,是提高集体行动绩效和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否发展、如何发展、盈利怎么分配,都应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9]

3. 遵循市场逻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能走“归大堆”的老路和剥夺农民的邪路,要走成员权利平等、资产股份共有、利益按贡献分享的新路。因此,必须贯彻中央十八届三中全

精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按照产权清晰、可流通的市场经济逻辑,在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量化的基础上,逐步减少资产股份权益市场化交易的各种壁垒,为集体经济吸引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提供制度安排。

(二)政策建议

壮大集体经济,要兼顾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体经济的需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1.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首先要做好成员界定、集体资产量化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的全国性文件尚未出台,成员资格界定多数处于乡村自我管理的状态。考虑到大量的农民迁移、土地流转,传统封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边界日趋模糊。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可以鼓励在改革试验区按照“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基本原则,出台关于本区县产权改革成员界定的指导性意见,针对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提出具体参考性意见。其次是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的法人地位并未明确,就目前来看,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还是合作社法人,都面临很多法律障碍。^{[9](p.315)}从广东、浙江等地的经验看,由政府发放组织证明书,赋予改制后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只能是一种可行的、临时性的方式。从长远发展看,它会影响到改制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地位。因此建议着手制定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条例,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为保护农民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以采取规定使用权期限的做法,如果承包期限届满,股权将自动收回到集体经济组织。

2.建立产权交易平台,完善成员股权的退出进入机制

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转让和股份合作,可以采取“先内后外、进退平衡、资源互补”的实施思路,借鉴各地改革经验,搭建集体资产股权转让交易平台、建立股权转让和有偿退出机制,允许成员股份在家庭内部、成员内部转让和集体经济组织有偿回购。总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为集体资产股权在内的各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行为搭建平台,同时需要提供完善的中介服务和健全的制度安排,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3.实行公共开支税前列支,消减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成本

目前来看,针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少。按照现有的财税制度,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法人,不仅需要缴纳资产额3%的契税和0.3%的交易费,股份分红还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从事物业出租的,还需要缴纳营业税等7种税费。若全部按章纳税,综合税率达到36%。改制后过重的税负压力,不仅直接抑制基层改革的积极性,还限制了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发展能力。

基于目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发展集体经济和支持社区管理的双重责任,除依法缴纳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多种税费外,还承担着应由政府公共财政负担的社区治安、卫生、教育和社会优抚等公共职能。因此,给予税收政策优惠,对集体经济组织利用物业租金收入从事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建设的部分实行税前列支,合情合理。集体经济组织将资产按份量化到人形成的收益分配权,因其未将资产价值真正量化给成员,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股权范畴,所以产权改革后成员按份额取得的红利收益,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对原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按其价值量化到人,成员以量化到其名下的资产价值作为出资,股权可在市场上交易,并按股份比例分得的红利收益,则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1998,(21).
-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 [7]黄延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5,(7).
- [8]习近平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4-28/7852799.shtml.
- [9]农业部经管司课题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2015,(1).

责任编辑:澄宇

A Couple of Basic Right-Wrong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Xi Jinping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mainta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study. Otherwise, ignoring the direction guided by Marxism would have us lost in complicated situations and become incapable of preventing wrong ideological trend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people could not see eye to eye on the basic relations and right-wrong issues of national reality and reform. Hence, tackling right-wrong relations calls for upholding the all-rounded unification in eight aspect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re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ideal faith, that of stressing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with stressing the guidance of theories, that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 with carrying forward refined traditions, that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ith taking Chinese pathway, that of upholding outstanding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mitigating superstitious backward customs, that of safeguarding individual rights with upholding socialist collectiveness, that of anti-corruption wi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scientific socialism. (Cao Yong-xin)

The Refined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Rules of Salutation Inside CPC: The problem of greeting CPC cadres with their official titles rather than comrades has been repeatedly rectified in 1943, 1965, 1978, 2003 and 2014 in vain and got more serious. It is believed that we could overcome this long-existing problem with deep-rooted propensity and repeated mistake even after various times of education, as long as most CPC cadres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discipline for salutation title inside the Party and go with persistence, stamina and tough trait suggested by Xi Jinping. (Leng Zhao-song)

The Leadership of CPC 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hip of CPC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efined by the pathway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ioneering nature of CPC. Chinese pathway is rather opened up and explored by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an designed and outlined by classical Marxist authors in advance. CPC has long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maximum and minimum programs either in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To carry on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PC shall hold fast to its initial determination, run the party with strict rules, and uphold the banner of communism. (Ma Yong-jun)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focus on youth work and to put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refined tradition of CPC, which is carried on by Xi Jinping. A series of Xi's significant speeches includes ample statements on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s statements on this issue could be generalized into four aspect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self in a sense of fostering all-rounded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represented by the care for family and friend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tion in a sense 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on,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refined cultures and displaying a outstanding national figur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humanistic exchange, safeguard the world peace and carry forward human civilization. (Ma Jian-qing and Chen Zeng-yan)

On the Approaches to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Developing New Collective Economy in Rural China: Investigations into Certain Chinese Rural Areas: New collective economy refers to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rm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voluntarily association of laborers in labor or in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ts major development modes include the mod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service provision, asset leasing 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while the realization forms consist of unified management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on, member shareholding cooperation, and mixed ownership in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capital. To promot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we should firstly stick to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respect farmer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follow market mechanism. We should also deepe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formulat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ommunity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nd improve shareholding entry-withdrawal mechanism and relevant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Yuan Peng and Liu Tong-shan)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provide a legal way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terring illegal behaviors and 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develop simultaneousl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un through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stulat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lawed market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 major bottleneck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include cultivating and guiding soci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ing a third-party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building up a market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and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heng Jin and Zhou Feng-qi)

An Analysis of Public Properties in Small Towns under Shared Development: The core of new urbanization li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men while public property supply i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leva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ife standard with the aim of urbanizing people. Constrain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 fiscal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incomplete supervision system, public property supply varied dramatically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towns. To narrow down such disparity, we shall implement versatile supply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red development, optimize the balance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public property supply directed by shared development, build up and improve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property supply in small towns. (Liu Zheng and Chang Zhen)

Household Wealth Concentration in China and Its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last thirty years witnessed not only last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ncreasingly wider wealth gap. Unbalanced wealth distribution has nowadays become a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 The accumulative effect of income gap has massively contributed to wealth concentration, while the latter has enlarged the income gap.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undue wealth gap result from the common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market mechanism malfunction, ineffective tax regulation, anomie in capital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and invisible income concentrated among the rich. They will lower residents' life quality, weaken the social status of common workers,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breed credit absence and corruption. Containing ongoing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narrowing wealth gap lies in reforming income and wealth taxation, establishing residents' income account and credit system,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narrowing wealth gap and promoting wealth equity. (He Yu-chang and Zong Su-juan)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ai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 all-round way, th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pts people's rationale and independence, continually sparkles their tendency towards reflection and self-awareness, and provokes the issues of people's faith. It is observed from Marxist materialistic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the faith of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